

討債與還債

好久沒有到北京了，在這個古城裡，我看過很多古舊的家庭關係和張力，在這個看來十分時尚的大都市裡，發散著一股原始的感情。

這次重訪古城，又再經歷了一個如此典型的家庭：這家庭是精神科醫生轉介的，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，原本是她精神病房裡的病人；總是覺得周身病痛，五臟六腑都有問題，又埋怨自己的面孔長得不對稱，不能見人，連睪丸一大一小，也認為不妥，天天都有說不盡的投訴。現在出院回到家中，無人管得住他，不能上課，不肯吃飯，天天嚷著要尋死。父母已經離婚多年，孩子現在與母親同住，母親無法招架，只有把他父親叫來幫忙。沒有辦法時，就一起把他綁著送入醫院。

主治醫生被他們弄得頭昏腦脹，她說：與他們會談，一談到癢處，便情緒高漲，尤其母親，讓人無法接近！

她趁我在北京，便安排父母和孩子一同來見我。

我看這孩子長得聰明伶俐，說話振振有詞，他說：「我恨我的母親，我的一生都被她毀了。」然後是一連串的攻击。

母親說：「我知道他恨我，我無論怎樣都做不對。煮飯給他吃，他說我下毒害他；我不理他，他又纏著我不放，疲勞轟炸，不許我睡覺，拳打腳踢。我快要崩潰了，好像家中有個暴君，專以折磨我為樂！」

母親看來真的是疲倦萬分，神經緊張，一副來自暴力家庭的典型模樣，只是虐待她的是自己的兒子！

兒子對母親的描述並不贊同。他反斥她的每一句話，只同意一點，就是對母親的恨！

父母已經離異六年，那時兒子只有六歲，我知道很多離婚家庭的孩子，都有一種支離破碎的感覺，這感覺往往投射到身體上去，成為身體各部分的種種痛楚。但是問起他當時的心態，他卻說：是我提議他們離婚的！

原來問題就在這裡，這孩子小時一直伴在母親身邊，父親很少在家。他一直很支持母親，對父親卻十分抗拒，自以為父母分手後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與母親同住；沒想母親以經濟為理由，逼著孩子跟父親住，這是他的第一恨！後來他以種種途徑，甚至說父親非禮他，終於成功地讓母親把他領回去自己撫養。但是每次處理不了孩子的情緒失控，便找他父親來，一起把他網綁送入精神病院，這是他的第二恨！

奇怪的是，無論父親有什麼不對，他只是疏遠父親冷漠以對，全部恨意都是針對母親！母親的每一句話，一舉一動，都在他的監察中，付以全部專注，仔細分析，思量對策。

在整個會談中，他對什麼話題都沒有興趣，唯獨留心我與母親的談話。我們無論談什麼，與他有關或無關的，他都積極參與，像個極有經驗的辯駁律師，字字不放鬆，咄咄逼人。

母親也忙於反駁，兩人不斷相吵起來，唇槍舌劍，一下子就彼此都情緒高漲。母親說不去理他，但是，她眼睛可以不看他，身體髮膚，所有細胞都不由自主地對兒子作出反應。這是長期互相訓練所練習出來的功能，絕非偶然。這種效果，正正就是糾纏不清的現象。

糾纏不清，是維持人際瓜葛的主因，尤其與親近的人。我們往往以為問題只屬於一個人，其實大部分的行為問題，都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的人一起培育出來的。這孩子的失控，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況。孩子在襁褓時期，就天天接受著母親的哀傷，父親不在的日子，他是她最好的伴，不離不捨。但是母親離婚後，並沒有帶著他一起生活，對他來說，是母親對他的背叛。加上其他一宗又一宗的事故，每一不如意，都被視為母親又一次對他背叛。這是一個來討債的孩子，哭笑怒罵、理直氣壯地以折磨去討還母親欠他的情。

母親被煎熬得不成人形，一方面視兒子為惡魔，一方面又努力滿足他的無理要求。結果只有把兒子往醫院推。父親雖然趕來幫忙，但是，他處於邊緣位置，完全沒有可發揮的地方。

我問母親：「孩子鬧性子，很多母親都知道，這時候不必與他周旋，你為什麼不能阻止自己跌下陷阱，總是不停為自己解釋呢？」

她說：「我也知道，但是心中總是對他內疚，不能放下！而且他不發作時，對我倒是很貼心的！」

孩子又搶著打斷她：「才不是這樣，她為什麼把我當作精神病人？這豈不是把我毀了，我還能怎樣做人！」

只有這一點，母親無從回應。室內一片靜默。

我對孩子說：「我也同意你不應該成為精神病人，但是如果你把母親逼得走頭無路，她一定仍會把你送院，你怎樣鬧也於事無補。因此，不單母親要改變，你也要改變！」

一個來討債，一個來還債，送院只是緩衝辦法，這情勢如箭在弦，很容易釀成悲劇。其實出現在眼前的就已經是一個悲劇；一個優秀的孩子以全力把自己打造成精神病人，一個覺得對孩子欠負的母親，卻讓兒子成為自己的暴君。最美好的關係一旦被困在恩怨情仇當中，就誰也不能動彈。

臨別，我拉著母親的手說：「我知道你一定經歷過很多坎坷，但是無論你欠了他多少，到現在都已經把債還清了。是時候做個明智的母親，不然孩子就真的毀了！」

母親淚流滿面，兒子這次沒有反斥。

有人會說，這孩子是 Freud 筆下典型的戀母情意，把母親當作背叛的戀人，窮一輩子去向她報復。我卻寧願當他是個自以為是的六歲孩子，不斷向母親鬧性子；而母親又基於種種原因，習慣視他為同輩，甚至比自己更強勢，更是助長了孩子的威力。鬧性子處理不了，很容易就變成「精神病」，我在精神病院見過太多這種例子。

在座一位心理學教授有感而發，他說：「我少年時代有一陣子也愛無病呻吟，覺得很迷惘，對母親說想自殺；母親說，你太不孝了，你父母經歷多少困難，都沒有想死。你下次再說要死，我就先把你捏死！」

也許有人認為這母親太不近人情，但試想想，為什麼她的兒子就成為心理學專家？而一些處處親子的父母，孩子反而成為精神病人？